

“這些卡坦加入做事雖然略嫌急躁，但是他們認為這些逃犯身帶凶器，情有可原，他們替卡坦加，替剛果、非洲，替全世界除了一個若干人故意擴大而且成為威脅人類之禍根的問題却也未可厚非。

“這個村莊將獲得部長會議所答應的四萬法郎獎金。關於逃犯致死情形我所能告訴你們的到此為止。如果我說魯孟巴之死使我傷心，我就說謊了。你們知道我對於他的感覺是如何的：他是一個普通的罪犯，卡坦加數千人的死亡，卡塞上萬人的死亡，都該由他負責，不說在東方省內與基卑被迫害的和被幹掉的人們。哈瑪紹先生親口講過，對卡塞的巴魯巴的行動不亞於種族迫害。所以我可以斷定審判魯孟巴的結果定會判他死刑。不過我却寧可把魯孟巴及其共犯依法審判。他們只能怪他們自己，他們不該在這種親政府的地區當他們的朋友在聯合國把卡坦加逼得冒火的時候偏偏逃走。我當然知道聯合國會說此事徹頭徹尾是陰謀，說我們把他們謀害了。這種控訴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魯孟巴在卡坦加壽終正寢，仍有人會說是我們謀殺的，唯一原因就是死在卡坦加境內。我是像平常一樣講老實話的。有人會告我們謀殺他們。我的答復是：拿出證據來。爲了證明我們講信義，我們對於記者團不加阻撓。

“我而且逆料共黨魯孟巴的朋友會在安全理事會裏提出這三個逃犯的死亡問題。就算是我們把他們槍斃了——這是絕對否認的，而且絕無證據——我要預先拒絕承認聯合國有權對此案採取行動。

“這裏我要回溯美國 Sacco 與 Vanzetti, Julius 與 Ethel Rosenberg 以及甚至 Caryl Chessman 等案。我不願把魯孟巴及其共犯與他們相比，也不願斷定他們有罪無罪。我祇想回溯全世界輿論界及最高宗教當局對於這些有名的案件都會爲被告孜孜不懈的出面干涉，但是無效。美國根本不睬，認為各案根本事關國內管轄。

“有人不承認我們有這種權利，僅僅因爲我們是黑人而且國家年青。非洲的青年國家却不能明白爲什麼如此悍然蔑視非洲國家的主權。

“我要引證別的例子，甚至更加驚人。

“南美國家常有反對黨領袖被正法，聯合國曾經調查過他們的下落麼？伊拉克國王 Faisal 之死聯合國覺得難過麼？魯孟巴的黨徒在卡塞幹掉成千上萬巴魯巴人，聯合國想法保護他們過麼？喀麥隆領袖 Moumié 在瑞士中毒身死，聯合國曾經調查過麼？幾百萬俄羅斯人在蘇聯集中營裏斷送生命，前國聯與聯合國曾經關心過他們的命運麼？匈牙利的標準愛國義士 Maleter 將軍或者 Imre Nagy 的生命，聯合國又如何設法保護的呢？Mihailović 將軍被政敵狄托殺死，組成聯合國的同盟國不是不聲不響丟開不管了麼？

“這種事情是不勝枚舉的。我所講的已够使聯合國羞恥，只要事關強國，聯合國就戰戰兢兢躲在後邊，碰到弱小國家就想行使其所謂職權。

“讓聯合國在裝腔做勢大吹大擂稱道不像我剛才所講的大多數人而是微不足道的匹夫的時候心目中記牢 Mihailović, Maleter, Imre Nagy 及其他許多人的音容吧。”

文件 S/4688/Add.2

[原件：英、法文]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秘書長駐剛果特派代表曾與卡坦加省政府主席宗貝先生交換函件如次：

壹．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五日秘書長駐  
剛果特派代表致宗貝先生函

魯孟巴先生、姆波魯先生和烏基多先生的遺眷今天來訪我，要求聯合國斡旋請你准許他們領回死者的屍體。我認爲允其所請在人道上是一種重要的義務，我特爲這次殘酷慘劇的犧牲者，促請閣下響應他們的呼籲。在文明各國喪家都能依賴當局的協助去向死者致敬。我相信尤其在剛果，巴圖族的傳統，一如基督教徒，親人負有含殮成服在故鄉舉行家祭並且安葬死者的神聖義務。所以我相信閣下定會採取必要步驟使得魯孟巴先生、姆波魯先生和烏基多先生的遺族得以履行此項義務。他們的家屬都請我幫助他們回去故鄉奔喪辦理喪事。我已經採取直接行動允其所請。如果因爲沒有運輸工具而不能運屍的話，儘可用聯合國的飛機把屍體從伊利沙白市起運。

貳.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宗貝先生致  
秘書長駐剛果特派代表之復函

卡坦加政府完全明白有關家屬所提請求的人道性質，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在目前情形之下礙難照准。無論如何保證，把屍體起運結果定會洩漏我們所欲保守秘密的村莊名稱，而煽動感情的火燄，為全世界的利益着想，應該讓這種情感平靜下來。

等到這種情勢完全平定以後，這一問題也許可以重加考慮。

叁.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秘書長駐  
剛果特派代表致宗貝先生函

二月十五日奉上一函〔第壹節〕促請閣下准許魯孟巴先生、姆波魯先生與烏基多先生之屍體歸其遺屬具領，不僅為人道主義着想亦且顧及巴圖族之風俗與基督教之傳統，已承二月十八日示復收到〔第貳節〕。承示充份體會此項請求之人道性質，但閣下所稱所請不准之理由殊難令人折服。本人二月十五日一函業已奉告閣下聯合國準備飛機一架在伊利沙白市或甚至在卡明那備運屍體。此等安排決無洩漏失踪人被埋所在村名之危險。至於閣下之欲避免“煽動感情的火燄，為了全世界的利益着想，這種情感應該平靜下來”云云，其實只要考慮囚犯在閣下看管之下被人謀殺在全世界所引起的感覺，就可知道這種感覺，除非等到水落石出按法懲辦，便決不會平靜下來。這裏我該提及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安全理事會所通過的決議案A部份，其中理事會說聞及此些人的死亡消息，深感遺憾，而且耽心這種罪行會有嚴重後果，剛果的內戰與流血有蔓延的危險，而且會威脅到國際和平與安全除其他措施外，理事會決定立即秉公調查查明魯孟巴先生及其同僚的致死情形並且懲辦兇手。本人重請閣下採取適當步驟使得魯孟巴先生、姆波魯先生與烏基多先生的遺屬能夠向死者最後致敬，務請閣下示知究擬採取何種步驟以利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之實施。

肆.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宗貝先生  
致秘書長駐剛果特派代表之復函

卡坦加省主席向聯合國駐伊利沙白市代表致意，茲已收到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大函〔第叁節〕附有達亞爾先生關於魯孟巴、姆波魯及烏基多諸先生一案之來文。達亞爾先生再度催促起運死者屍體，稱係巴圖族習俗及基督教傳統所必需。卡坦加省主席固然完全明白此項要求本於人道性質，但須請達亞爾先生注

意，渠所稱巴圖族習俗實際上反對掘墳，甚至家族在死者善終之情形下亦不可掘。按巴圖族之傳統，屍體入土埋葬以後，嚴禁暴露，雖幾分鐘亦不可。暴屍之舉觸犯死者，其靈魂可能向活人作祟。家人因故不能到場含殮，照巴圖族風俗儘可以後參加在墓前舉行的宗教祭禮。舉行這種祭禮勢必顯露逃犯埋葬所在的村莊。聯合國未諳巴圖族的風俗恰恰足以進一步證明完全不配託管陌生的領土。卡坦加省主席對於達亞爾先生所說因為卡坦加所看管的囚犯被謀殺全世界羣情憤激要等到水落石出按法懲辦之後才能平靜下來一節，不能苟同。這種感覺是自己無數次謀害人命的國家勉強虛偽造成的，除非他們再度勉強製造，這種情緒自會平靜下來。卡坦加省主席嚴重抗議達亞爾先生所用“謀殺”二字。總之，達亞爾先生要求通知他卡坦加擬採取何種步驟以利實行安全理事會的決議，立即舉行公正調查，查明魯孟巴先生及其同事的死亡情形而且要懲辦兇手。卡坦加省主席與政府全體人員再度答復如次：

一. 請問安全理事會為什麼單管魯孟巴先生及其同事的暴死情形而不管魯孟巴的黨徒在前比屬剛果所幹的無數次謀殺。這種偏心態度已足證明聯合國自稱秉公調查一節全屬子虛。

二. 我們深知蘇聯與共產匈牙利從未允許聯合國所組織的調查委員會在匈牙利進行調查，而且甚至不讓哈瑪紹先生前往布達佩斯。卡坦加不明白為什麼對待貧富要用兩樣的法律。

三. 安全理事會決議案提及秉公調查，但未說明是否國際調查。如果是國際調查，卡坦加是反對的，理由已經講過，而且已經總括在上文第二點內。如果單指公允調查而言，那末這種調查已在進行之中，正如卡坦加主席已在二月十八日的照會裏講過〔第貳節〕。的確，在魯孟巴先生、姆波魯先生和烏基多先生三人的死訊公布以後，伊利沙白市檢察署在第二天就按照司法機關的職權進行司法偵查。無論如何，違犯刑法的案件完全屬於犯罪行為地所屬國家的國內管轄。所以聯合國所擬派往卡坦加的委員會無權干涉該國的內政。

伍.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四日秘書長駐  
剛果特派代表致宗貝先生函

本人為搬運魯孟巴先生、姆波魯先生及烏基多先生遺體事於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奉上一函〔第叁節〕已經收到閣下的復文〔第肆節〕。

我已經把此項復文轉送聯合國秘書長以備採取適當措施。聯合國對於閣下對聯合國的決議案與代表們所採取的態度自會有它的結論。就本人而論，對於巴圖族的風俗當然沒有閣下那麼熟悉，我看到閣下說按照巴圖族的風俗，家屬可以在死者墓前設祭。我更看到閣下遵奉巴圖族的風俗並不虔誠到妨礙閣下不欲洩漏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安全理事會決議

案所稱殺人的死者埋葬地點的願望。從此類推，我的結論是像閣下現在所說，雖然掘墳一事不合風俗，但是爲了適應舉世所公認的人道要求，仍能進行。所以我最後一次再請閣下考慮魯孟巴先生、姆波魯先生及烏基多先生三人的家屬的要求，他們很重視給他們向死者最後致敬的機會。

## 文件 S/4689

###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二日剛果(布拉薩市)代表致 安全理事會主席電

[原件:法文]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二日]

茲依據安全理事會暫行議事規則第十四條及第三十七條代表剛果(布拉薩市)共和國政府請閣下准予本人參加安全理事會目前對剛果(雷堡市)情勢之討論。

剛果(布拉薩市)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簽名) Emmanuel DADET

## 文件 S/4690

###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一日達荷美共和國總統致秘書長電

[原件:法文]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二日]

安全理事會討論剛果(雷堡市)問題而未出席卡薩伯朗卡會議的國家都沒有參加，至深關念，如承閣下要求安全理事會展緩討論剛果問題，以便上述國家表示意見，則不勝感荷，除非能够等到我們所認爲較妥的大會辯論重新開始以後再作任何決議。我們相信在這件事情上，如果匆遽作何決定而未加妥善考慮，就會徒然增加這個可愛的國家的混亂，這是我們所惋惜的。

達荷美共和國總統  
(簽名) Hubert MAGA